

永远未知的盗墓江湖，不可复制的盗墓奇侠

盗墓边城

糖衣古典◎著

大金古墓重见天日，突厥王陵横空出世！
连环墓，万人坑，塞北鬼城，步步杀机！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盗圣边城

糖衣古典◎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盗墓边城 / 糖衣古典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221-13107-2

I. ①盗… II. ①糖…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16467 号

盗墓边城

DAO MU BIAN CHENG

作者 糖衣古典

责任编辑 阎循平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三河市明华印务有限公司

2016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数 192 千字 印张 13.25

ISBN 978-7-221-13107-2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目 录

1



第一章

相见时难 / 1

风冷情轻轻一拉，那宣纸随即被拉了出来。而后风冷情轻轻展开，只见那一张宣纸有半尺见方，纸上有着娟秀的三行字——燕赵古地，塞北鬼城。观音点穴，司马淘沙。君为浪子，会当来此。

第二章

塞北鬼城 / 15

眼光又是一瞥，落到那些枯骨旁边一个一丈来高的石壁之上，风冷情眼神瞬间凝住，跟着全身血液也似乎凝结。原来在那石壁之上有一个不大的洞孔，洞孔后面有一双冷冰冰的眼睛正在那里静静地看着自己。那一双眼睛仿佛来自地狱一般，里面满满的都是冰冷的死亡气息。

第三章

初入古墓 / 29

风冷情皱了皱眉，慢慢带领二人走到那一具尸身跟前，低头望去。火光之下，只见那一具女子尸身仰面朝天躺倒在地，前胸胸口之上破开一个大大的口子，鲜血不断地从那胸口之中流了出来。这女子双目大睁，眼中满是恐惧之色，似乎临死之时也还不相信眼前所看到的这一幕情景。

第四章

杀机四伏 / 45

蓦地，那乌头铁鳄头颈向前一探，跟着张开血盆大口，露出满口白森森的牙齿，向着三人低吼一声。吼声如雷霆一般，在这幽暗的墓室之中来回激荡，震得屋顶石屑簌簌而落。





第五章
毒如蛇蝎 / 61

第六章
紫气东来 / 75

第七章
鏖战古尸 / 91

第八章
晴天霹雳 / 111

风冷情望着水灵，一颗心慢慢地沉了下去，在他心头不住盘旋着三个字——腐心草。他知道，这个眼神狞恶的毒观音不会无缘无故地说出这么一番话，这句话必有所指。难道水灵真的中了毒观音的腐心草剧毒？

风冷情心中一动，喃喃道：“来？气？”心中反复揣摩这两个字的含义所在。而后目光再次向那血僵尸其余的骨骼望去。心中随即想起：“莫非这其余的骨骼之上也有字迹？”当下将那血僵尸的头骨、臂骨一一捡起，赫然发现在这血僵尸的两根臂骨之上，也有两个小小的字。

墓道之中的水灵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中连声道：“这个铁中坚在说谎，这个铁中坚在说谎。自己，自己唯一的一次，是在那云梦迷泽的石室之中，可是那一次是和我挚爱的风哥哥，怎么可能是他？”

那陷坑之中七名点穴观音的身体还被串在那乌沉沉的枪尖之上。七名点穴观音的惨呼声已经渐渐微弱下去，一滴滴鲜血从那枪杆缓缓流了下去，看来片刻之后，这七名点穴观音便会因血流而尽死于非命。即使此时下到这陷坑之中，将这七名被洞穿胸腹的点穴观音搭救上来，恐怕也是难逃一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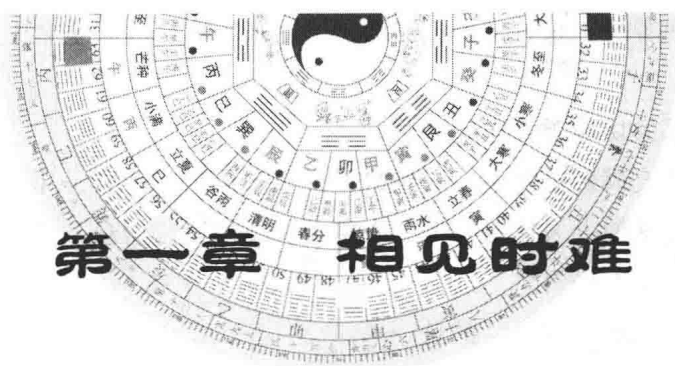


其中一名老学究脸带恐惧之色道：“此物应为太岁之属，但本尊虽为太岁，在这寒穴之中，极阴之地，日久天长，也便有了许多改变。况且太岁也无这般庞然。古籍之中，有一种关于此物的记载，那古籍之中把这种物事叫做：厄。”

四个人的目光不由自主齐刷刷地转过来，望向那一只被众人放在一旁的太岁厄，立时都是浑身一凛。只见那太岁厄不知何时已然如同被吹了气一般，膨胀起来。远远望去，便如同一个硕大的肉球一般。

二人正自凝神相望，小五忽然低声道：“不好，两位哥哥，你们看，那太岁厄追过来了。”风冷情抬头一看，只见从那墓室被墓鼠掏出的那一个洞口之中，慢慢钻进来一团腐肉。腐肉之上一个狭长的紫黑色的裂缝正自往外一滴滴滴着鲜血。

众人的目光随即落在那白玉棺之中。透过那透明的棺盖，只见白玉棺里面赫然躺着一具浑身毛茸茸的狼尸。那狼尸一身锦袍遮体，只露出一个狼头。狼眼眼窝深陷，紧闭双目，额头下面一双眉毛赫然也是白的。这只狼竟然也是一双白眉。



第一章 相见时难

风冷情站在桌子跟前，看着那桌面上的一行字迹，心里不由得一阵酸痛，忍不住又大步奔出客栈之外，站在那人来人往的大街之上，纵声而呼：“灵儿，灵儿——”

大街上南来北往的行人看到风冷情这般似欲发狂的样子，都是暗暗心惊，或迈步而过，或急忙闪到一边，生恐这少年做出什么傻事。

客栈之中，点穴观音门下的郑君听到风冷情如此长声呼唤，而所呼唤的名字似乎又是一个年轻女子的，脸色不由得一变。郑君眼光抬起，向熊姥姥望了过去。

熊姥姥摇了摇头，水灵这名字，熊姥姥也还是第一次从风冷情的口中听说。

“龙卷风”缓缓道：“水灵是风冷情的同门师妹。”

这一句话说出，郑君的脸色这才稍稍和缓起来。但是一想到风冷情呼唤水灵的那种焦急的神情，似乎风冷情和他的这个同门师妹之间交情甚深，郑君心里又有种莫名的担忧——自己这般义无反顾地追了过来，会不会最后落得空欢喜一场？一时之间郑君的心中忐忑不安。

“龙卷风”听到那一声幽幽的叹息时，心头也是不由得一震——这声叹息正是水灵发出的，想不到水灵千里迢迢从塞北追到了苗疆……而她又为何避而不见？

风冷情站在大街之上，四处瞭望，哪里有一点水灵的影子？于是，蓦地纵身而起，展开身形沿着大街在这小镇上转了一大圈，而后又沿着小镇的外围转了一圈，还是没有看见水灵的一点踪影。带着满心的落寞与失望，

他慢慢走回客栈。其时，暮色已然升了上来，客栈的大堂之中点起了一盏油灯。

众人都关切地望着风冷情。

风冷情充满歉意地道：“姥姥，‘龙卷风’，小五，郑姑娘，我有点身体不适，这便上去休息一下，失陪了。”说罢，向众人点了点头，走上二楼客房，关上房门。

众人坐在桌子旁边，都是一呆。

小五奇道：“风大哥这是怎么了？怎么出去一趟，回来以后就这般闷闷不乐了？”

熊姥姥抬起眼睛，望向“龙卷风”，示意询问。这里面也只有“龙卷风”是跟随风冷情来至此处，所以熊姥姥的目光望向他，也是理所当然。

“龙卷风”迟疑一下，还是慢慢将风冷情的一些事情跟熊姥姥、小五、郑君说了。这其中关乎风冷情身世的部分，“龙卷风”就略过不提。当“龙卷风”说到风冷情中了五蛊断魂钉的奇毒，自忖无药可救决绝而去，在那大树之上刻下七个“珍重”的时候，郑君和小五的眼睛都是微微潮湿。

熊姥姥心里也是颇为感动，喃喃道：“想不到这个孩子这般深情。”

郑君心里对这个少年的好感又多了几分，心里暗暗道：“风冷情既是跟水灵分手，此时相见也应该只是徒有兄妹之情了。自己和风冷情的缘分应该又多了许多。”

是夜无话。第二天一早，“龙卷风”起来，洗漱之时，发现风冷情的一双眼睛之中满布红丝，关切地道：“不碍事吧，风兄弟？”

风冷情苦笑一笑。

“龙卷风”转念之间，已然猜到这风冷情必定是一夜无眠，这才双眼尽显红丝，而这一切都是缘自昨日的那一声幽幽叹息。

“龙卷风”略一迟疑道：“风兄弟，我昨天也听到那一声叹息了。”

风冷情点了点头，忽然道：“你说昨天我是不是听错了，那根本就不是水灵的声音？”

“龙卷风”沉吟片刻，眼睛望着风冷情那一双满带期望的眼神，终于还是不忍谎言相骗，缓缓道：“那个的的确确是水姑娘的声音。”

风冷情满脸失望，喃喃道：“看来我没有听错，那个声音果然是灵儿

的声音，可是她为什么不愿见我？”

“龙卷风”沉声道：“风兄弟，也许水姑娘不是不愿见你，只不过和你之间有些误会而已。咱们只要找到水姑娘，将这误会说清，水姑娘不会不理睬你。”

风冷情点了点头，叹了口气，道：“借你吉言吧。想来还是昔日我走得决绝，伤了水灵的心了。”

“龙卷风”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安慰风冷情。便在此时，只见二楼熊姥姥的房门蓦地打了开来，熊姥姥缓缓走了出来，一张脸上满是疲惫之色，但是一双眼睛之中却是熠熠放光。

风冷情抬起头来，看见熊姥姥这般兴奋地看着自己，心念一转，已明其故，心中立时一阵兴奋起来，适才堆积在心头的满天乌云也去了大半。

风冷情三步并作两步，奔了上去，站到那熊姥姥面前，颤声道：“姥姥，是不是那五蛊断魂钉的解药配制出来了？”

熊姥姥点了点头，笑道：“高兴不高兴？”顿了一顿，熊姥姥又笑着道，“姥姥可是一夜没有睡，给你连夜赶出来的。”

风冷情向熊姥姥深深施了一礼，郑重地道：“姥姥待风某恩同再造，风冷情没齿难忘。”

熊姥姥伸手一扶风冷情道：“多礼了，风冷情。咱们俩毕竟在箭瀑幽泉下面同生共死过，一颗小小的解药算得什么？”说罢，将右手慢慢伸到风冷情面前，摊开掌心。只见熊姥姥干枯黑瘦的掌心之中有一粒碧幽幽的丹药。那颗丹药看上去光亮润泽，只不过白日看来，那一层碧色总是有一抹诡异。

风冷情伸手接过，丝毫没有犹豫，一张嘴，送入腹中。跟着风冷情便觉得腹中一股寒气转瞬间升腾起来。那股寒气在腹中转动片刻之后，便化为丝丝热气，钻入四肢百骸之中。风冷情只觉得自己周身通泰无比，说不出地舒服，数月以来的郁郁心结一扫而空。

风冷情向熊姥姥又施了一礼，沉声道：“多谢姥姥。”

熊姥姥笑道：“小五快来看你风大哥，今日是怎么了，这般礼数周全起来？”

小五从客房里面钻将出来，看着风冷情笑嘻嘻地道：“风大哥这是高

兴糊涂啦。”

风冷情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道：“数月之前，风冷情自忖必死无疑，这才远走他乡，和我同门师妹生生离别。不瞒姥姥说，此刻风冷情真的犹如做了一场大梦一般。”

小五眨眨眼睛，笑道：“风大哥，那你此刻是梦醒了，还是继续在梦中？”

风冷情笑道：“当然是梦醒了。”

小五四处看了看，只见郑君不在身旁，这才凑近风冷情，道：“风大哥，你会不会去找水灵姐姐？——我看这个郑姐姐也不错啊，而且好像对你也很深情呢。”

风冷情脸一红，道：“小孩子懂得什么，别瞎说。”

小五笑嘻嘻地道：“我哪有瞎说，你没看见昨天，郑姐姐看你的眼神都有些不对吗？”

风冷情心里一凛，随即凝神细想，似乎昨天郑姑娘看自己的眼神的确有些不大对头。难道郑姑娘真的对自己有什么想法不成？

风冷情随即苦笑，心道：“自己这颗心只怕早已死了，就在铁中坚告知自己一切的时候，自己的一颗心便死在了那昆仑山的冰窟之中，死在那昆仑山的肉仙芝母的遗骸里面。自己这一生怕是再也不敢付出感情了。”风冷情一时之间意兴索然。

小五见风冷情的脸色刹那之间暗淡下来，当下也不敢再多言，只是向熊姥姥做了个鬼脸。熊姥姥用眼神示意，要小五去一边玩耍。

小五心领神会，当即向楼下奔了过去，一边走一边说道：“我去找‘龙卷风’哥哥玩。”

转瞬之间，小五跑到楼下，猛地蹿到“龙卷风”的背上。

“龙卷风”不以为忤，反手向小五抓去，二人打闹在一起。其时，郑君也洗漱完毕，走了出来，看到小五和“龙卷风”打闹到一起，不禁莞尔一笑。

郑君眼睛四处搜寻，看到风冷情正自和熊姥姥走进二楼的客房之中，当即走了过去。来到熊姥姥和小五的客房门口，正欲伸手敲门，忽听客房里面传来一声叹息。这一声叹息正是自己昨晚魂牵梦绕的那个人发出的。

郑君听到这个声音，内心之中不由得一震，只觉周身都似乎发热起来。

只听那个人缓缓道：“姥姥，伤势好转之后，我便想前去寻找我那同门师妹。我和师妹自小一起长大，从来没有分别过如此之久。这一次若不是我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也不会决绝而去，舍下我师妹一个人在江湖行走。

“我师父已然故去，我师妹孤苦伶仃，也只有我一个亲人了。我再不去寻找到她，照顾她，让我如何对得起我故去的师父？我一定要去。”

隐身在客房门后的郑君，听到风冷情意欲远走，寻找他的同门师妹，不由得浑身一颤，怔怔立在那里。郑君心里反复盘旋着一句话——他要去找他的同门师妹去了，他要走了……至于后面风冷情和熊姥姥所说的那两句话，便没有听清。

过得片刻，只听那房门吱呀一声打了开来。风冷情和熊姥姥一前一后走了出来。

风冷情看到郑君失魂落魄地站在门外，不由得一怔，随即想起小五所说的那一句话——郑姑娘似乎对自己情意绵绵。于是脸上微微有些尴尬起来，但还是走到郑君跟前，向郑君施了一礼，沉声道：“郑姑娘，我这就离开这里。我先向你告别了，以后咱们再相见，定当把酒长谈。”

郑君脸色立时变得雪白，沉默片刻。风冷情正欲和熊姥姥离开，郑君忽然开口道：“你，你是去找你的师妹吗？”

风冷情站住，终究是不忍欺骗她，缓缓点了点头。

郑君咬着嘴唇，忽然道：“我也跟你一起去。”

风冷情一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看起来斯斯文文，一说话就脸红的女孩子竟然会说出如此大胆的话来。

风冷情苦笑道：“郑姑娘，我是去寻找我师妹。我并不知道我师妹现在人在何方。所以所要去的地方或许是京都，或许是经年未有人烟的边境小城。长途跋涉，实在辛苦得很。姑娘不要因我而吃这般多的苦。”

郑君坚定地道：“我又不是寻常女子。风冷情，你放心，我不会拖累你，我自己会照顾自己。”

熊姥姥见郑君执意要和风冷情同去，风冷情一时之间倒也不易说服郑君。于是站在郑君的身后，向风冷情使了一个眼色，示意风冷情先行退下，自己来打消郑君跟随风冷情的念头。

风冷情会意，当即向郑君道：“郑姑娘，我先去整理一下行装，回头再跟你和姥姥叙话。”

郑君有些不情不愿。熊姥姥急忙将这一位点穴观音拉进房中，而后关上房门。到了这客房里面，熊姥姥如何说服郑君，那就不得而知了。

风冷情收拾好行装，招呼上“龙卷风”，前去熊姥姥的客房叫上小五，一同而去。原来风冷情和熊姥姥已然商议妥当，让风冷情带小五一同寻找水灵，好让小五在江湖之上历练一番。

小五兴高采烈地答应下来。在他心中，这个未知的江湖实在是比待了经年的风家寨有趣得多。而姥姥让风大哥带着自己，自是为了自己的安危着想。以风大哥的一把斩鲸刀，还有“龙卷风”哥哥的惊人神力，这江湖之上恐怕鲜有人能够抵挡。小五的安危自是可以确保无虞。

风冷情带同小五、“龙卷风”向熊姥姥和郑君告辞。

郑君不知被熊姥姥以怎样的说辞打动，竟是不再缠着要跟风冷情一同前往。只不过临别之时，郑姑娘眼神依依，含情脉脉，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直将风冷情等人送出里许。直到三人拐过那个街角，再也看不见三人的身影，郑君才恋恋不舍地收回心神。

风冷情、“龙卷风”、小五三人走出长街，站在小镇的牌坊之下，回首望去，早已看不见熊姥姥和郑君的身影。风冷情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龙卷风”向风冷情微微一笑，笑容之中颇有些意味深长的味道。

风冷情摸了摸鼻子，他似乎知道“龙卷风”为何发笑，于是又叹了口气。

小五笑道：“风大哥，你怎么又是笑，又是叹气，这是怎么了？”

风冷情笑道：“小鬼头，你倒猜猜看。”

小五眨眨眼睛，笑道：“我猜风大哥一定是为了甩掉那个郑姐姐而高兴。那叹气一定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你的同门师妹。我猜得对不对？”

风冷情点点头，道：“小鬼都被你猜中了。风大哥正是在发愁该去哪里才能找到她。”

风冷情眼睛望向前方，前方道路之上尘土飞扬，阳光灼灼。这条路一直通向何方？自己最担心、最思念的那个人此刻又身在何方？

小五见风冷情的面色一时之间突然郁郁起来，倒也不敢再和风冷情开

玩笑。小五知道风冷情心系那个同门师妹，于是出言安慰道：“风大哥，你不用担心。我猜想那个姐姐一定在暗中跟随咱们。既然在客栈之中发出那一声叹息的是那个姐姐，那个姐姐便不会远去。况且此刻咱们三人搭伴而行，已然没有了郑姑娘，那个姐姐便不会吃醋了。或许过不了一时半会儿，那个姐姐便会前来和风大哥你相聚。”

这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风冷情心中一震，点了点头，道：“小五你说得不错。”心里立时开朗起来。

小五和“龙卷风”相视一笑。“龙卷风”心道：“这只不过是当局者迷罢了，否则的话，以风冷情这般机智聪明，岂能悟不出其中关窍？”

三人沿着大路缓缓而行。中午时分，来到一处丰都大邑，只见这市集之上车水马龙，行人如织。

街市之上的物事小五往往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物，此刻直将小五看得眼花缭乱。小五自从出娘胎不久，便被带到风家寨。其后一直在风家寨长大，衣食物品都是熊姥姥自给自足，是以鲜有这般机会来到繁华之地。

风冷情笑道：“小五，风大哥今天请你大吃一顿。”

小五舔了舔嘴唇道：“好。”三人当即来到一处酒楼，要了一间雅间，点了一桌子的菜肴，大吃起来。

小五将那吃食一一送进口中，直吃得眉开眼笑，口中连声道：“好吃，好吃。”

“龙卷风”和风冷情相视一笑。

三人所处的雅间临街，其时窗户大开，微风拂面，凉爽宜人。风冷情自小五一句话点醒之后，心中的郁郁消减了许多。

就在此时，只听窗户外面嗖的一声弓弦响动，跟着一支羽箭从窗户外面射了进来，当的一声，不偏不倚，正正射在三人吃饭的这一间屋子的横梁之上。箭羽仍不住颤动。

风冷情心头一震，当即站起身来，走到那窗户一旁，隐身其后，向大街上望了过去。只见一匹黑马从大街之上疾驰而过，马上坐着一个脸蒙黑巾的青年女子，那女子身上背着一张大弓，腰畔还插着一壶箭。

风冷情看到这一匹黑马之后，瞳孔立时收缩起来，便连他的呼吸也在这一瞬间变得急促起来。原来这一匹浑身漆黑的马匹正是水灵的那一匹黑

玫瑰。而今黑玫瑰背上坐的却不是水灵，而是一个陌生的青年女子。那青年女子策马疾驰而过，奔出数十丈之后，还回过头来，向着酒楼看了一眼。

风冷情心头一热，随即纵身而起，从那窗户一跃而出。施展轻功，一溜烟向那黑玫瑰追了过去。

“龙卷风”见风冷情如此行动，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情，当即纵身跃起，将那一根羽箭从屋内横梁之上拔了出来。而后他将一锭银子扔在桌子之上，抱起小五，从那窗户跃了出去，稳稳当当地落在大街之上，跟着脚步向前疾奔，跟在风冷情身后追了过去。

那酒楼小二忙不迭地追了出来，向“龙卷风”大喊道：“客官，客官，你还没给钱呢。”一句话说完，“龙卷风”和风冷情早已跑得不见踪影。

店小二当即站在大街之上破口大骂，直将二人的祖宗八代都一一骂遍。

风冷情和“龙卷风”一前一后，追出长街，来到镇外。又奔出三十余里，这才停了下来。放眼四望，只见这里乃是一处荒野。

荒野之中有一座数亩方圆大小的庄园。只不过这庄园似乎荒废已久，四处围墙都是残破不堪。围墙内隐隐露出的十余座房屋也是年久失修，有些地方更是露出屋顶的椽子来。

风冷情心中暗暗纳闷，这马蹄印迹来到这里便消失不见，看来那马上的黑衣女子一定是进到了这里。这里又是一个什么地方？正自心中疑惑之际，忽听那残破的院墙里面果然传来一声马嘶。

风冷情循声奔了过去，来到一处断墙前，向里望去，只见那匹黑玫瑰果然被拴在院墙里面一株白果树下。树叶婆娑舞动，黑玫瑰抬起头来，看到风冷情，又向着空中嘶鸣一声，似乎是看到故人一般。

风冷情心中一阵激动，正欲从断墙翻身过去，背后忽然传来“龙卷风”的声音：“且慢，风兄弟，你看这个。”

风冷情一怔之下，回过头来，只见“龙卷风”背负着小五大步走了过来，来到风冷情的身旁，右手展开，手心之中是那一根射入酒楼的羽箭。

那根羽箭并不出奇，只是寻常的一根羽箭而已。风冷情没有看出其中古怪，但是见“龙卷风”脸色凝重，知道这根羽箭之中一定大有古怪。当即一伸手取了过来，拿在手中一望，只见这羽箭的箭杆之上似乎雕有物事。

凝神细看之下，风冷情不由得浑身一震，原来在这根箭杆之上细细地雕着一把点穴撅的形状。那点穴撅是唯有点穴观音门下才有的。

风冷情心中巨震之下，忍不住问道：“难道那黑衣人也属点穴观音门下？”细细想来，倒是十有八九那黑衣女子是点穴观音。只不过为何跟随二人来到这里？这其中古怪却是一时捉摸不透。而水灵的那一匹黑玫瑰为何会落到那点穴观音手里？水灵现今又身在何方？

风冷情一想到水灵却是再也忍耐不住，翻身跃过院墙，展开身形在这院落之中转了一圈，“龙卷风”背负着小五紧随其后。

风冷情转了一圈之后，似乎没有发现任何异状，只有一行马蹄印迹顺着敞开的大门奔了进来。那蹄印来到院墙旁的一棵白果树下戛然而止，随后地上的一行清秀的女子脚印便顺着院里曲折的石径一路延伸到一处天井之中。

风冷情随即招呼“龙卷风”，二人向那天井之中奔了过去。奔进天井之中，立时便有一股血腥的气息扑鼻而来。风冷情微微皱眉。

“龙卷风”也是心中奇怪。放眼四望，只见这天井之中也种着两棵高大的白果树。其中靠南面一棵白果树上枝丫之间悬吊着一个青衣男子的尸体。

那青衣男子三十余岁年纪，身上衣饰颇为华贵，只不过脚上的一双鞋子却不知被扔到何处去了。这青衣男子双手垂下，眼睛向天，舌头伸出老长，看脸上肤色，似乎早已死去多时。在这青衣男子的颈项之间拴着一根长长的布条，布条上似乎留有字迹。只是那布条被微风一吹，卷了起来，看不到里面的字。

风冷情慢慢走了过去，走到那一具死尸跟前，伸手刚要触摸那死尸身上的布条，翻看布条里面的字，忽然心里一动，急忙停手。而后从行李之中取出一只手套，小心翼翼地戴上。这才伸手将那布条翻开，只见那布条之上用鲜血写着五个大字——负心人必死。

风冷情心中一凛，心道：“这字乃是用鲜血写就，而看这五个字之中更是怨气极深。莫非这死去的男子乃是被那点穴观音所杀？这其中想必也有一段惨痛的故事。或许那点穴观音被这名男子所骗，以致由爱生恨，最终痛下杀手，将这男子高高悬吊在白果树上，以示后人。只不过这男子显

是死去不久，而这荒废的庄园之中却是很久不曾有人来过，若不是那一名点穴观音将自己引到此处，又有谁能看到这一具高高悬挂在白果树上的死尸？

“这一名点穴观音所为何来？难道只是为了将自己带到这里，好让自己看一看这一具负心人的尸身，以儆效尤？”风冷情沉思良久，终是心中不得其解。

“龙卷风”缓步走到风冷情的身边，沉声道：“风兄弟，天色不早了，咱们不妨到那镇上客栈之中，再细细推敲。”

风冷情点点头，道：“好。”当即将那一根羽箭收入行囊之中，转身走出天井，来到那一匹黑玫瑰身前，将黑玫瑰的缰绳解开，然后牵着黑玫瑰走出这一座荒废的庄园。

风冷情让“龙卷风”和小五合骑黑玫瑰，自己则在一旁步行。那匹黑玫瑰向着镇上疾驰而去。这一路奔跑起来，黑玫瑰简直如风驰电掣一般。

小五坐在黑玫瑰的身上，口中不住大呼小叫，兴奋至极。小五一瞥之间，忽然看见风冷情紧紧跟在黑玫瑰身旁，这一望之下竟然怔住。只见风冷情犹如闲庭信步一般，身形潇洒，几乎和这匹黑玫瑰奔跑的速度一般无二。小五虽然知道风冷风轻功不错，却也还是万万想不到竟然能够和这追风般的奔马并行。小五惊骇之下，张大了嘴，合不拢来。

三人一马转瞬间又奔回了那一座小镇。奔过之前那座酒楼的时候，那店小二看见三人回来，伸了伸舌头，扮了个鬼脸，急忙躲了进去。

这店小二适才看见三人离去，忍不住破口大骂，直将这三人的祖宗八代都一一骂遍。及至进到楼上一看，却见这三人已然在二楼的桌子之上扔了一锭银子，足见三人并不是吃霸王餐的无耻之徒。自己原是错怪了三人，但想骂也骂了，那些话也收不回来，且三人就此离去，想必另有要事，不会再回来了。谁料想一个时辰不到，这三人又是疾驰而来。看三人之中的那个彪形大汉，店小二便知道自己万万惹不起。无奈之下，只有躲入酒楼之中，暂避锋芒。

风冷情等人却哪里知道这店小二曾经辱骂过他们？

那酒楼的店小二躲进酒楼后面的厨房之中，直到那马蹄声远去，这才吐了吐舌头，走了出来。

风冷情三人来到客栈跟前。“龙卷风”和小五飞身下马，三人走进客栈，要了一间上房，而后在这客栈大堂之中草草吃了一顿饭，便即上楼，进入客房，细细推敲此事。

风冷情将那根羽箭取了出来，放到桌子之上，窗户外面斜阳余晖淡淡地射了进来，照在这跟羽箭之上，直将这一根羽箭罩上一层淡淡的金辉。

风冷情皱起眉头，慢慢端详起这一根羽箭。片刻之后，风冷情的眼中突然一亮，只见这羽箭的箭头部位有一道极浅极浅的印痕，倘然不仔细观看，便不易发觉。那一道印痕正在羽箭箭杆上那一杆点穴图图案的上方。

风冷情伸出双手轻轻向左转动箭杆，只听咯的一声轻响，那箭杆随即被转了开来，箭头和箭杆分开，那箭杆竟然是中空的。

小五和“龙卷风”都是眼前一亮。只见风冷情将那箭杆向下，在桌子上轻轻一磕，随即从那中空的箭杆里面露出一角宣纸的纸边。

风冷情轻轻一拉，那宣纸随即被拉了出来。而后风冷情轻轻展开，只见那一张宣纸有半尺见方，纸上有着娟秀的三行字——燕赵古地，塞北鬼城。观音点穴，司马淘沙。君为浪子，会当来此。

宣纸中间还放着一缕青丝。那一缕青丝之上前端乌黑发亮，后面却有一点淡淡的赭黄。

风冷情看到这一缕青丝，心头一震，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小五奇道：“风大哥怎么了？”

“龙卷风”也是眉头微皱，望着风冷情，目光之中满是疑问。

风冷情颤声道：“这是水灵的头发了。”原来水灵的头发的便是如此，前端乌黑发亮，在发端的末梢却有一点淡淡的赭黄。

风冷情和水灵在九嶷山上一住经年，耳鬓厮磨，岂有不知之理？是以这宣纸之中包裹着的青丝，风冷情一眼便认了出来。

“龙卷风”皱起眉头，沉声道：“看来水姑娘确实是落在那些点穴观音手中了。”“龙卷风”顿了一顿，缓缓道，“不过，咱们毕竟和那点穴观音之中的云姑娘、郑姑娘在蛊毒王陵之中同生共死一场，这一点交情应该还有，水姑娘落到她们手里，应该没有什么危险。”

风冷情苦笑道：“难道你忘了，咱们在那大沙漠之中也曾遇到过点穴观音，而且还有过节，这一次这些点穴观音将水灵劫持而走，也可能是为